葉文敏公集

葉文敏公集

記

記

重修東城關侯廟記

古之忠臣義士殁為明神歷世久遠為人所尊且信者惟蜀漢前將軍關壯繆侯為最著雖樵夫牧豎兒童走卒莫不感其德畏其威而再拜起敬也以故侯之廟祀徧天下凡通都大邑以及窮陬僻壤無不知祀侯者某年春邑人某生得疾且殆夢侯救之其疾立起生感侯之恵乃即城東隅侯之故宫增而修之丹揓畫桷煥然有加於舊兩廊之壁復召畫工繪侯生平行實如俗傳

桃園誓義秉燭達旦之事事彂求文於予予按禮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孔孟之俎豆學宮爲其道德爲萬世師非必能憑依賜福人也山川社稷之祀爲其風雨以時陰陽以和有勳王者之代非必其報可聞而形可接也侯之生前竭力致死以盡人臣之節其忠義之澤實有可爲萬世臣子倡者廟而祀之血食於人宜矣今生之祀侯但以己疾之愈其事既近於神怪而報德之擧又出於一人之私似無足稱述者然而斯廟既新吾邑之士庶與四方之賓客來觀來遊覩其毅然之容肅然之氣實皇周決想見其當日提

戈躍馬斬逆立功之蹟孫者賈勇弱者思奮相與勉爲忠孝而不敢懷悖亂之心則生之所爲雖出一人之私而其於礪世磨俗之權未嘗無深助也是焉可無記哉或曰君之言誠信然嘗考三國志俠之傳行事落落如誓義秉燭達旦事俱不載君今取而書之然歟予曰吁是何子之固也君子之論古人取其可以風厲人倫而已是故劉其食牛之誣則辯之焚廪浚井則不必辯也必詹詹焉謂其爲有而闢之不已甚乎是說之興誠不知其所自始然於君臣之節兄弟朋友之誼有深繫焉其在人耳目者深而入人心思者固而其義又可以風

厲於人倫則吾亦不必獨為異也或曰善因并其語書之

讀書齋記

予以癸卯十月授補國史院編修僦居順成門外老屋三楹稍葺治之以其西一楹貯書數千卷而名之曰讀書齋予官號無事卒時上直辰入巳出既性疎拙酬應俱絕因得偃仰休息手披口誦乎其間意忻忻也嘗念清興二十載武功之被薄海內外罔不震疊爾乎盛矣而禮樂制度多沿前代之舊尚未有所施設以稱國家之規模又慮 天子一旦開明堂臨辟雍搜三代之文訪六藝之旨或令羣臣論述 祖宗功德與詩書相並作爲歌頌薦之郊廟而圖顧在廷無有起而應 詔者

此亦學士大夫之羞而我從之憂也昔人謂漢承秦之後以文帝之恭儉謙讓武帝之雄才大畧皆不能因時改制以更化善俗成郅隆之治獨幸其臣賈誼董仲舒劉向楊雄之徒前後踵起稱先王道古昔雖其言不盡施行然至今誦其書想見其時以為商周而下言文明者莫與漢比吾於是知開代之主崇文右儒非粉飾太平之具也蓋褒衣博帶之士不可一日不立於朝久矣夫士束髮就傅即思讀書續言卓然有以自見翹于早竊思私叨列侍從官以文學為名其又將何以自誣耶然則予之盡心於此匪獨從吾所好庶幾他日流俾有

成竭其駑鈍少備　興朝之驅使俾後之傳儒林者獲挂名其中而不使　聖代有無一士之誚此區區之志也嗟乎賢公卿在上比肩賢士在下比肩皆不之憂而予獨緦緦焉憂之斯言也予即不自以為謾世其真以為謾為爾矣

九峯草堂記

勿菴子為堂於九峯之下黃冠葛屨正襟危坐讀老氏之書視天下之大人物之衆若無足措其慮者於是人皆曰勿菴子無志於斯世者也予謂老氏古之賢人其書所言皆治天下國家之術故後世如子房以之佐漢定天下而文帝之為君曹參之為相皆師其意而有致矣魏晉以来祖尚清虛而方士假託始有飛仙變化之說遂欲離世遺拓屏棄一切從事荒忽詭誕之圖此豈老氏之旨哉觀其言曰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又曰治人事天莫如嗇盖古之君子其將動也必

有愚色淵然嘿然未嘗示人窺伺之形不得已而功成
故天下安焉不得已而言出故天下以為口寔後太人
樂其名之美而忘其事之艱也貿貿焉以天下不足為
未有尺寸之致而張皇震動才智散於外而精神鑠矣
內計其所獲而功之就者蓋寡與其間相去何遠也由
是思之勿菴子豈果無志於斯世者哉嗚呼伊尹耕於
野萬鍾千駟弗顧也及一出而致主澤民如青諸券而
有餘孔子飯蔬飲水視富貴如浮雲然周游七十二君
栖栖皇皇車轍馬跡而不止彼兩聖人成就不同而為
天下則一誠以萬物同體而在我無可逃其責也而老

氏之學其視我太重而視物太輕苟其形勢之不可而
於我有毛髮之弗便焉則雖物之阽危死亡于我前而
目不瞬寧使天下不見其功而不使我有失身之誚則
其立心之公私有辨矣勿菴子以為何如我豈徒欲賢
於世之貿貿焉以天下不足為而鮮成功者已我予昔
與勿菴子論孔老之同異有客在座未盡其說故為此
文而以之至於作堂之始末諸記述之已詳予可無贅
也

恥齋記

嗚呼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氏之垂戒天下後世其詞迫其意懇不啻出涕泗若以告之矣吾獨以為其間不可不辨焉夫見人之聖而我不若也我恥之見人之賢而我不若也我恥之恥之得其正也恥不可一日無也若夫他人名位之高我不若矣而恥焉祿利之厚我不若矣而恥焉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我不若矣而恥焉恥之不得其正也如是之恥其可一日有乎哉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伊尹之恥也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

與季路之不恥也學者其安從哉夫天下之道二出乎

此則入乎彼而已矣克己復禮己不克禮不復也已誠

克矣而禮猶未復有是禮哉故吾謂欲求伊尹之恥者

當先求季路之不恥始友人某以恥名其齋請記于予

予不敢辭也特書所見以相質焉

雙鶴軒記

某年春予游海上攜二鶴雛歸甚小而慧每當風日清美庭花爛開則戛然長鳴振翼起舞余恒徘徊凝睇移時不能去因名其軒曰雙鶴軒他日有客過予伺之良久而無所覩也笑曰此其羊公鶴耶羊公鶴者世傳羊叔子有鶴善舞嘗置酒名客觀之客至鶴終日不能舞皆啞然而去客蓋以是誚予云予曰噫嘻客徒知羊公之鶴而亦知羊公之客乎余攷晉史叔子泰始初出鎮襄陽中年始以疾還朝其時賈倖用事士大夫皆以阿附苟容躐取高位公忠體國之士往往屏棄田里彼羊

公之客何客歟吾意必賈充荀勗之儔而鶴之蓋而不欲與相見者也其實為之舞以充耳目之翫歟易不云乎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而孔子以為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鶴之為物其謂之有知者歟抑無知者歟吾聞君子之道何常之有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各當其時之可而已豈物亦有類是者歟客無應退次其語為僕鶴軒記

省次齋記

侍御梁先生葺齋成名之曰省次次其意若深慕乎古之狷者一日見予請爲之記予少讀論語至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未嘗不廢書而嘆人心風俗之壞至今極矣禮義之教衰於上廉恥之風息乎下推其故皆起於無不爲之一念安得特立獨行嶄然不可犯之士維繫而推挽之然而爲此亦甚難矣古之特立獨行嶄然不可犯者自處堅忍嚴苦能行人不能行而其待物亦必睢殘刻稍不當意望望而去之如許由務光泄柳段干木之徒爵之

而不降禮之而不就抗其迹於巍巍之表然其所遇必皆堯舜之世不則秦穆公魏文侯好賢禮士之君而其人又皆山林隱逸不可覊馽之士故能輕衆肆志全其名於當代其他若介子推申徒狄屈原賈誼遭時不遇不能潛身遠去而憤世疾俗遂至悲愴衆流戕其生而不惜君子高其節而閔其窮以爲太過之行中庸之不取也今先生所遇之時視古人何如哉而又繫官於朝其所司則朝廷綱紀之地四方刑獄之類総乎也其所接則公卿大夫國之勳戚故舊也歷事非不多而遇人衆矣能當吾意而無忤者十不得一二矣將湛乎與俗

同波茫乎與衆人皆懸此狷介之士之深羞也若悻悻然徑情直行一發而不顧則逆敗國家之事而退冀保其身徒使人以為太過之行高其節而閔其窮而已而先生又何慕焉雖然君子之待物不可太嚴而其自處也不容稍恕夫固有正色獨立一言不失口一事不失足而終不犯天下之怒者此其間不有道也先生中介而外沮行峻而氣和雖其持窮斬然不可犯而在上不疑在下不忌其於古人可謂取其心而又能去其迹者矣意孔子之深思而欲與之者其在斯歟予也踽踽孤踪而且迫仄褊狹不能容物庶幾登先生之齋而有變

化其氣質者爲耆此復於先生以爲何如也

比丘尼潮音塔記

壬寅五月郡僧端和持友人某所書其母比丘尼潮音之狀北面稽顙再拜乞言於予予儒者也請言儒易之言曰無攸遂在中饋女子之職寡酒縫裳善事舅姑此中庸之行也其不幸而貧寡無告則王者有養老之政鄉都有遺秉滯穗之利故得優游卒歲以終天年後世無之遂有棄家而為尼者亦所以通其窮而全其生也世衰道微陰教不脩人妖女戎見于尼媪或群聚乞食或聞堂說法印證有師流傳有派有語錄說偈之書有闍棃上座之號此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潮音

故崑山人姓金氏歸龔某相夫成家力田自給雖大布菅蒯之服不敢輕御夫歿後孀居自守長子某爲僧于郡之北禪寺以疾先卒金氏痛其生之不辰也一旦棄家爲尼端和長跪涕泣奉母入郡薙髮於近家園而其身亦棄妻子爲北禪寺僧既而母子還故里傚村舍結茆菴端和奉事周旋無間朝夕金氏乃以七十三歲于戊戌三月卒於其所居之菴卒之日遠近男女聚觀瞻拜塡咽道路益相傳爲預知死期更衣坐化者也嗚呼當其爲婦也修澣衣之行齊眉之禮無負於女子之職及不幸而夫亡子幼則潔身自持屬詩人柏舟之操迨

其為尼也僦居城外杜門修誦不衒弄以惑人不誕謾以實利不遊諸僧之門不干豪華之宅而其臨殁則又心志專凝洒然於生死之際世有不幸而為尼者其亦可觀矣若端和之棄家從母竭力奉養又皇

匏巵記

檇李朱君錫鬯貽予匏二云以供飲具予按記曰掃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而公劉之詩亦曰酌之用匏蓋古之郊祭天地饗鄰臣會賓客有事於酒者皆有匏在其閒然考周禮小宗伯掌六尊六彝以實五齊三酒之物其言制度形狀特詳獨無所謂匏尊記曰泰有虞氏之尊山罍夏后氏之尊著商尊犧象周尊虞氏尚陶故泰尊瓦山罍亦瓦商人尚梓故著尊木犧象亦木止言陶與木不言匏皇氏則以郊祭既用犧尊匏為置牲牢之器非盛酒者然無稽而難信鄭氏

發詩則又以匏為爵而周之制君飲卿玉爵大夫瑤爵士散爵則其去匏益遠然則匏之為用當在太古之初中世名存實亡已不見施設惟公劉一用之則以遷都之始新國殺禮之故其制亦不傳於後匏之棄于時久矣余獨愛其質朴自然不假雕琢又所容不過三合雅與予量相稱儗其形有類乎卮因名之曰卮而常置几案間竊意合于古而戾于時不陳列于朝廟之上而斟酌于野人之手斯卮也非予有之其誰宜某年某月某記

六考功畫像記

予所見子底小像甚多此則今歲十月錫山嚴君繩孫所圖而請予為記圖為古人之所重所以列美惡昭法戒漢武屬少子於霍光使工圖周公輔成王賜之成帝與班伯飲伯指圖畫紂醉踞以諫其所圖者古人而已其次則國家思念有功德之臣圖而觀之以示後世若宣帝之麒麟閣光武之雲臺是也其次則士大夫相慕悦因為之圖以自達其情若顧愷之圖謝鯤於巖間曰此子宜置丘壑中又欲為殷仲堪作圖仲堪以目疾辭而僅之作之更美皆出於圖者之意而非待其人之求

蓋古有無為而作者予則嘗以為今距古雖稍遠然閒
內府所藏唐宋名手閻立本李公麟輩所圖前代人物
尚存多有見者至於
本朝開國舊臣如兩漢人主所畫諸人類圖於太廟為
有司之嚴事雖非外人所得見當必有之獨傳神一技
士大夫薄而不為鮮有精之者姝其閒雖有意氣相慕
悅往往不能自為圖以達其情而狹技必遊者藉此為
衣食資市騶伍伯皆得呼而驅使之故淇技必不精其
亦不足重若嚴君者今之雅士非有求于人生平亦不
肯為人作一見予底忻然願為之圖此予謂予底畫像

雖多而其最可重莫如此圖也子底為人冲夷淡遠罷辱不攖其心此圖亦飄飄有塵外之致頗能彷彿其概昔歐陽公作桑懌傳自比馬遷又謂遷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恠令人如此者絶少不得盡發之於文嚴君自吳至燕僕僕數千里求一人為圖不可得今乃始遇子底一試其技則此圖非獨為子底重且為嚴君重皆可記也子底名士祿姓王氏新城人為考功司員外郎圖成時罷官方三日云

彭鴻叟畫像記

彭鴻叟先生畫像一卷其像幅巾布袍兩手抱膝據磐石坐石旁無雜草木前後列楓樹數百株葉殷如花芳妍可愛畫之大都如此予觀宋玉之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木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蓋楓之為木多產層崖邃谷幽壑絕澗之旁車馬之罕經而足跡之鮮至其上則猿猱飛狖之攀躋其下則蛟螭蛇虺之蟠伏而坎壈失職之士怨悶遇之往往撫心拊膺悲歌痛哭觸於物而感於情誠有不能自已者矣今先生筮仕於清朝年未及艾解組而歸其於出處之際所樹義然自得者非

耶而顧貌身於其間豈其心亦有未能盡平者歟盖予
與先生交最晚往在京師聞湖南用兵朝廷時發禁軍
駐河湖閒月支糧二十七萬其匀稽出入遲速進退皆
取辦於先生特爲太傅洪公所倚重而甚中國天下之
佳山水處也戎務之暇飲酒賦詩浮湘漢涉洞庭揖湘
夫人於七十二峯所謂層巖邃谷幽奧絶澗猿猱麋𪊨
之采蚊蝎蛇虺之宅靡不足歷其奇而目收其勝今之
所畫毋乃近之耶嗚呼以先生之才著於岩疆如此卒
不聞當守有不次之擢僅僅量移一官又不獲竟其志
而去以視古𣢾𢢡失職之士雖或有間要爲不遇於時

則一也宜乎其心未能盡平而觸於物而感於情所不免也歟先生歸矣閉門息交焚香晏坐興之所至披圖展翫追想當日勞臣志士提戈躍馬効命宣力之地徒見山高而水清必且嗒焉一笑而恍然於今吾非故吾也先生其自此遠矣於是曾學士顧菴王楷勳子廑皆為先生畫像作歌而予為文記之係之詩曰

巍巍彭公爵國之良貌倦而拔神清以揚宜為瑚璉貢于明堂胡貌丘壑嘯咏徜徉楓林幽幽澗水涼涼悲風四野佇立旁皇騷人羇客憤結中腸公豈其徒遺世若忘先師有言用行舍藏與時消息惟道之臧樂天知命

夫然後傷

梁逸民畫扇記

梁生逸民舊扇寫人物甚工康熙六年張柏虔其畧縱陳一几几之右隅逆置琴而近内錦囊韜之外與琴比者卷軸二卷軸之外卣兩耳無蓋五分環而直其上缺一以貫乎耳而爲提次卷軸者甗與甗偶而次卣者壺彝次甗與壺彝之下外小甗内一物似彝而異無耳卷軸當琴尾之綴絲處卣並卷軸而稍後彝下二物皆當琴之首他則居其中而成列去琴首寸餘而有蓋若以覆夫似彝而無耳者其下一物巍然高而匜圜口環是腹寬而斂口爲殼細紋彝有綠跡碁布如苔蘚而此亦

有之或曰洗也或曰非笏則鏡也瞽者二人一人正席而坐與此對一人坐於几之左隅各以其兩手擘之而相告語又一瞽者傴僂趨來左手執硯右手持杖以指路童子一人被髮奉書册立於隅坐者之旁睨而視夫來者此其畫之畧也攷張栢所自記此出梁生之舊漢唐至今歷年久遠其所創造尊彝敦盤悉屬盡已磨滅無餘雖有傳者其真偽已莫辨矣而瞽者不自知其無見也妄欲以手擘而發之世之短長其闊者類為瞽者瞽不瞽不計其目之存亡也漢唐之尊彝敦盤真偽莫辨而性道之異同士大夫之邪正文章議論之美惡賞

罰黜陟禮樂法度之得失其眇茫而難稽嫌疑而難别
奚翅什伯於漢唐之尊奡敦盛世之度德量力者寡以
泯泯夢夢無所見之胸從而是非予奪之豈有當乎此
生之所以屬相而爲圖以寓其意也生藏此扇已久今
年春出以示余請余記之余既紀其人物而又推生之
意而發之俾覽者知鑒焉於戲其獨一物爲然也哉

翰林院侍講學士廬陵張先生碑陰記

廬陵蒼山張先生之葬其孤世芳既請相國馮公表其墓侍郎魏公銘其藏學士富公為之傳矣又命予書其碑之陰於戲先生直言在朝廷清節在當世天下之人皆知之無俟予之書之也若其疊疊不已之心進脩罔懈之力朝斯夕斯從事學問之道則惟先生自知之而予烏能知之又烏從而書之也哉雖然予不肖幸獲與先生遊而數登其堂矣莊莊乎不可犯油油乎其可親也一時望之以為真直臣真醇儒而先生自視洞洞㒳㒳有無纖毫於己也熟聞其言論觀其撰述而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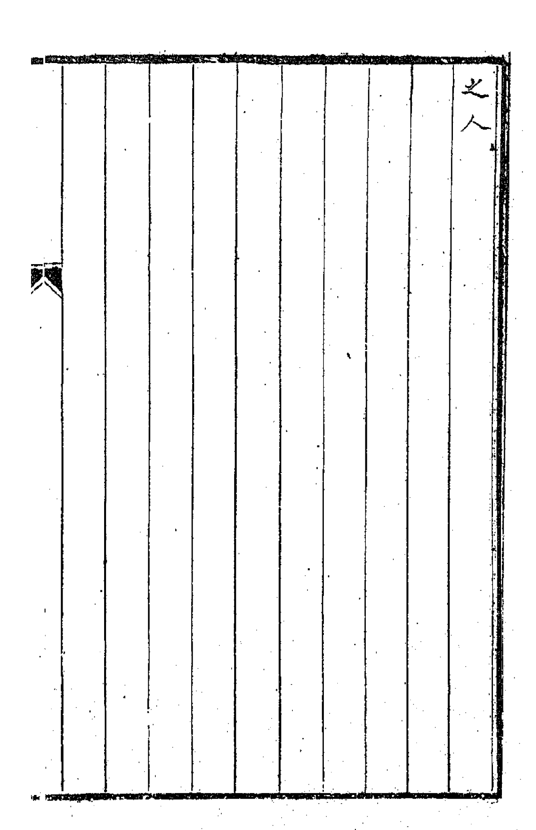
考其生平矣失之於口皆影之所行筆之於書無非心之所得戒慎乎屋漏暗室恐懼乎床笫跬步無或有餘而行無或不足也竊意先生如此而已矣先生嘗問予為學之要予應曰為學在力行至于命自程朱諸夫儒闡明而後孔孟之旨炳若日月之經天惟有尊所聞行所知孜孜不怠異取空言淵論為先生拱手曰子言是願與子共勉旃他日先生以語子曰甚矣立行之難古人於所當為靡不為至啟手足而後無憾後人偶然好名未行一二事已侈然自足以為天下莫已若若是者子恥之其亦恥之哉之與先生往復者又如此是皆

其可書也噫後之君子過先生之墓則必思先生之人思先生之人則必思其亹亹不已之心進修罔懈之力循是而求之則庶乎其不遠矣先生諱貞生字翰臣黄山其號官翰林院侍講學士詳具銘表志傳中兹不載云

汪母李太君碑陰記

太君李氏江都處士汪公某之配而中書舍人懋麟之母也生故明某年歿某年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而請予書其碑之陰嗚呼太君之懿行誌銘傳表之文述之詳矣予復何言哉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婦人之職主於門內當其安常履順雖有奇節偉志無從表見於世獨太君有異焉方乙酉歲王師之南下也揚守臣抗弗從虜兵圍十餘匝鉦鼓聲聞數百里城中屋瓦震動男女皆哭太君忼慨謂處士公曰孤城被圍數窮勢迫且旦夕下因勉處士公速行指

樓下一井曰此予畢命所也及城破太君自投於井越
三日事定家人入視太君井中故無恙乃縋出之予觀
明所都繼陷公卿大臣偷活州閭甚且靦顏已恥改面
事人比比矣太君一弱女子獨于急難之際從容不撓
非其平日見義明立志決烏能若是乎余耳中書君賢
久近始獲從之游見其為人介然有守及聞太君體不
寧憂思成疾急請於　朗解其官以歸心甚敬之今
乃知非獨處士公之教亦慈母之風義有以濡染之使
然也余顓固鄙僿不偶於時中書君顧弗棄再拜泣請
感其意深焉故為略去瑣屑時書太君之大節以示後



之人

傳

像贊附

少師衛文清公傳

公諱周祚字聞石姓衛氏山西之曲沃人也少為諸生有聲明崇禎丙子舉本省鄉試第一登進士除永平府推官歷戶部主事員外郎中見時政亂棄官去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求人才可大用者廷臣薦公即家起故官調吏部考功司郎中改文選擢太僕寺少卿累遷刑吏二部左右侍郎工部尚書公居官潔廉自刻苦與人交煦煦可親近遇事可否屹然如山莫能奪主文選鍵戶深居謝絕請託有嘲之者假他事訾語中之公不顧也在工部馭下嚴吏人不敢名一錢值三殿工起

公悉心經畫手勾稽出入省冗費數十萬畿南歲荒奉
命賑濟公晝夜巡歷親自俵散全活人無筭於是
世祖以公爲果可大用數褒諭賜鞍馬及御筆山水圖
寵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數日遂兼文淵
閣大學士兼刑部尚書
世祖聰明天縱羣臣奉職如不及公以爲
聖主在上臣下宜潔己守公奉行上旨而已益佩佩自
持爲百僚率相三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會
世祖上賓
今上沖齡踐阼大臣栝政公調停宮府鎮靜中外功爲

多素績家國有大事未嘗語人即其子弟不與聞故莫得而紀也九年間一出署吏部篆一給假還里旋復位至

今上親總萬幾公喜曰

上神承符

先帝老臣屬疾可乞骸骨矣抗章求去固請始允命馳驛月給俸如在官時歸三年

上睠念舊臣下詔徵入自輔公馳至京陛見條上便宜數事悉嘉納先是公居家夙疾方瘳感

上非常恩強一起至是疾復作

上遣官省視太醫治湯藥公曰綸扉何地其可卧而治
恥復固請
上始慰留繼知不可强乃許歸寵數視前有加又踰年
疾遂篤口占遺疏授家人惓惓以君恩未報無一語及
私事蓋自公去位而賊臣背叛西南淪陷上下肉食議
者皆歎公之獨先去而又悲其遽爲遷逝老謀碩畫不
得盡抒於時而大用之猶未竟也訃聞
上震悼勑有司祭葬如禮易其名曰文清公宦四十年
爲相近二十年貧無餘財官京師聽事前湫溢不能旋
馬居鄉舊宅一區僅蔽風雨瘠田數十畝海輸賦時邑

今按冊及之未嘗不歎息歿後啟其蓬帷睹帶數端而
性孝友與兄侍郎公同胤相篤愛侍郎公歿撫其孤台
揆若子居常會食必呼與己子同侍左右推己廕與台
揆今為兵部員外郎云
或問方藹曰公起郎官躋卿貳名績多可紀及為相雍
容坐鎮議論措施不少槩見何歟方藹曰吁是何子說
之固也夫大臣者造膝而言詭辭而出有嘉謀嘉猷則
入告我后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吾后之德斯大
臣之用心也其可與矜一官矢一職沾沾以功名自喜
者同日語耶且今天下何病哉在士大夫廉恥日偷止

知為一身計而未嘗少顧國家之恤非居尊位者力矯其敝而毅然身為之倡未見其底也公砥節奉公致身宰輔嘗在不渝素士可不謂庶乎遭逢兩聖不啻魚水之契屬時無事引疾避位獨以難進易退之節風厲天下其行已之恥又何如哉在易漸之上九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夫上九居無位之地其高行世猶仰之公為國元臣躬自克修於上庶幾人人見公所為感慕興起回志而易鄉風俗人心其有瘳乎功孰大於是或無以應公已亥辛丑兩主春官試方薦公所取士也稔公最深屬公子台瑞請為公傳并書與或人語於後知

我者其不以爲阿私所好也夫

呂忠節公傳

明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傅諡忠節新安呂公精忠大節貫徹天壤雖販豎走卒兒童婦女皆知其偉人也公次子兆琳來京師請方藥作傳自惟何人得泚筆紀公行事有餘榮焉謹次其大如左公諱維祺字介儒先世自洛徙新安母夢月墮懷生公舉萬曆癸丑進士授兖州府推官入為吏部主事升員外郎中光宗初崩中外多異論百官請見新君諸奄遏不為通公與兵色曰外議洶洶正當屏去壅蔽索何阻臣子之入見乎奄語塞熹宗遂御慈慶宮門群臣以次入行四拜禮分位以定登極

前二日諸奄導帝小南城內籌已陳公走勸閣臣力請駕毋輕出遂止退上言殿下一身祖宗所託脈先帝所鍾慈聖臣億姓所瞻仰起居宜謹問誰翼護飲食宜節問誰視膳左右嬉笑於側問誰齋肅贄御雜進於前問誰防閑宜令文武大臣更番宿直勿俾宦人親近虧損睿志方是時公一曹郎爾毅然以安危為己任侃侃論列皆人所不敢言者未幾魏奄果盜國柄虐殺忠良播毒海內宗社幾危公亦請告歸僅而得免人始悟公當日之言豫窺其萌而逆折之鑒明而慮遠也愍帝立起尚寶司卿升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再進本寺卿愍

帝銳意求治好綜覈不信臣下公言陛下爲治法堯舜
堯舜之道不過急先務急親賢誠能任一人足數千萬
人提一事足括千萬事因陳防微八漸一章奏毋留中
二票擬毋中易三勿猜嫌臣工四勿傳免進講五晏遊
當節六詔獄當慎七勿輕用陪推八勿摧抑言路卷鑒
鑒切中時病升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先是南中倉
庾如洗軍糧數欠累年鐵嘩屢譁公謂此皆倉官囊吏
侵蝕欺隱不可不急清其本捜北戶部借南糧二伯六
十四萬杭蘇等府侵南部折漕銀八萬五千各省未
完二伯三十六萬隱匿布絹紗銀二十四萬清完屯糧

八十餘萬有奇又興鼓鑄以佐軍實不一二年南儲遂
實懸帑議遣璫監視户江九邊兵馬錢糧公首抗疏言
本朝祖制内臣不許典兵預政天啟末年之禍陛下親
覩何故自蹈覆轍辭甚激切人皆為公懼懸帝知其忠
不罪也是時流賊充斥秦晉蜀楚豫蹂躪無完土漸逼
東南鳳陽陵寢地也於是以公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
機務公感知遇悉心經畫革將吏芟菹拔栽勇勤操練
裁冒濫軍士八千餘名備硝黄二十五萬南境屹然恃
以無恐又以為民窮則為賊今連歲洊旱民轉死溝壑
不加以撫綏之征求欲望其不堅心作賊不可得也遂

條襍項征徭可稍緩者請悉蠲之方公將之南陛辭慇

帝目送之曰此臣可使南乎衆因心害之矣及是每有

奏請多見信納駸駸大用忌者益側目會賊渡河犯鳳

陽公遣兵擊卻之而蜚語誣公擁衆不救下吏議逐公

去矣公父避賊洛陽公乃往洛陽居焉崇禎十五年賊

李自成破宜陽永寧進窺洛公出家財助城守叛將王

某引賊潰城家人勸公亟避公不可賊生得公強之跪

公厲聲罵賊吾恨無兵馬殺汝此膝肯為汝屈乎時福

藩先被縛公頓曰綱常為重王不可跪賊為天朝羞賊

欲降公公笑曰世豈有降呂尚書哉何不速殺我賊猶

不忍公更爲婉語曰生尚書不直一錢引頸受刃死
三年賊陷北都懸帝身殉明亦遂亡於戲明享曆三百
根深基固一旦闖闖亡命擾臂作難數年之間大業淪
覆雖履霜堅氷其來有自然未嘗不怪其亡之速論者
咸謂其君憂勤於上而在廷之臣營私植黨無一奉公
憂國實心任事者以故上下相蒙國事日壞至於不救
若公者非緩急可恃者歟亦既漸柄用矣而小人害其
寵擠而去之終不令國家少資其力故方鵠傳公畧去
瑣細而獨取其議論政津關國大故者詳細書之以見
當時未嘗無人而其君不能用非但發明公之萬一亦

欲使後之人知所鑑也公為諸生即以聖賢自命登第後力肩斯道所聚徒講學魏奄燬天下書院禁生徒講肄公獨與鄉人子弟絃誦不輟直省皆立奄祠公鄉無一人應者在南都立豐芑社新安立伊洛社造就人才甚衆公為學不務口說以躬行實踐為主自筮仕至大官始終一節惟其於義利公私之介辨之明守之確故利害得喪一不動其心迨之臨難之日從容致命人以為震世之奇節自公處之一如行習之常而已斯豈世之所知哉公著述甚多尤盡心孝經一書常言孝之道通天徹地極其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人患

行之不盡耳所著孝經本義二卷大全二十八卷或問
三卷書成有芝十八莖生於庭云皆行於世兆琳仕呈
清官西鄉知縣今行取在京葉方藹曰方藹生晚不及
見忠節公矣猶幸獲從其子呂君游王戶部士禎向方
藹言人皆目予迂濶以予視之未若呂君甚也予遇呂
君於人坐上見其稱仁義説忠孝竟日不雜一他語容
始動容聳聽久之稍倦或欠伸思卧呂君不顧語剌剌
不止以為偶然爾自後凡遇之蓋無不然也方藹聞呂
君在西鄉不私一錢會逆賊造釁大兵西出檄書旁午
他令素稱才皆束手獨西鄉民以呂君故老幼爭先負

芻輓粟未嘗一日失軍期嗚呼使呂君與人爭進取較
尺寸誠迂濶耳若朝廷求一個㥯之士治民民治謀事
事最則呂君曷可少哉在昔東漢楊彪同爲右扶華嶠
獨謂能守家風彪不及楊唐房太尉以名德作相世號
其門爲太尉家啟爲鳳翔叅軍咸嘖嘖曰眞房太尉子
孫也噫觀呂君益思忠節公之澤遠矣

張淑人傳

張淑人者澤州沁水人考洪翼明威縣知縣祖之屏陝西布政司左參政歸於陳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某之配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廷敬之母始封孺人進封宜人又進封淑人年五十九而沒有子一十二人男八人女五人有孫七人男三人女四人曾孫男一人淑人幼事父母孝既嫁事姑如事母性端靜不苟訾笑啜則好誦四子書及通鑑列女傳能曉暢大義獨不信鬼神祈禱之說相其夫若賓友教諸子若嚴師然其歿也廷敬方官京師

天子聞淑人喪遣內閣學士兆泰翰林學士喇沙里以
上命慰問之
賜乳茶挏酒
諭以勿過哀既歸其家以淑人祭葬為請故事詹事雖
階三品例不得祭葬淑人以廷敬官詹事封部議中格
天子曰噫廷敬侍講幄勤而恩弗逮毋何以勸勞臣乎
特
勅所司以學士品級與卹於是中外翕然踖頌
主上明聖推恩臣下永遠無極而淑人遭逢之盛有子
而賢獨獲非常異數為可羨也

贊曰方鵠從學士遊久辱知愛數聞道淑人遺事當姜瓖據大同以叛附者蠭午而起澤州為賊所踞旁掠村堡封公家郭峪村距州城七十里率邨民禦之賊射書誘封公降封公禦之益力淑人甫產女起具糗糧治酒炙佐封公拊循堡中人堡中人得食咸感激自奮倖賴以全嗚呼跡淑人所為雖古偉丈夫何以過豈待其子之賢而後傳乎雖然微學士則淑人之名終未大顯於世斯則淑人真賢母而學士誠孝子哉

李封君傳

李公諱兆慶字賴甫別字漁父又字惟念福建安溪人今翰林學士光地之父也少稟異姿讀書能文尚躬行文通曉世變慷慨能任事鄉人咸倚重焉當明之季學使者耶君奇其文試高等食廩餼郭既改官遇閩人輙誦公文由是敎譽日起安溪境隣山海巨寇倚爲窟穴本朝平定東南全閩悉入版圖然所在時竊發環城而攻連數十晝夜民既久不知兵一旦倉猝股慄手束無所措乃推公爲長公傾其貲餙雉堞繕甲械率鄉里勇敢爲守禦之方甚備三年寇不敢窺鄉人有淪於寇者

公曰是吾耻也諭其魁陷以利卒歸之所全活甚衆乙未夏擧家陷賊中公獨身跳走是日天雨竟三十里衣履無沾濡既得脫數簿寇壘與戰寇稍稍引去難遂解家人亦無恙士大夫聞而嘆曰公以身為邑保障所全户口多矣克保厥家於重圍力戰之後蓋天道宜爾雨不濡衣若有神助殆先兆乎辛丑貢入京師歸不復仕篤古遺教子日聚其族修譜秉葺宗祠所營設皆出私槖不以累族人有先塋犂為平壤子孫不能跡者且百年公爾之默禱得之榛莽荒礫中凡四丘分已田以贍公祀於是士大夫聞之又無不嘆公為長者公以光地

貴　勑封翰林院庶吉士癸丑先地以編修假歸侍公
里門會闖中兵變先地義不辱
天子嘉之乃即家除侍讀學士
王師入閩有
旨首議公家公父子既被
殊榮益思所以報
國恩先地將詣
闕以公春秋高未即行也公廹之再乃就道甫及候官
而公訃至享年六十有七其生卒月日子姓詳在誌公
沒後先地復以華卿人樂冠功進今官

贊曰余與學士交見其言論斬然於世無少屈撓閑雖
起臨大節而不奪固信之素矣至其潛匿山中賊蹤跡
之終不可得遣閭使齎蠟丸行數千里至京師陳滅賊
方畧

人主嘉歎舉朝為之色動迨後

王師平閩多用其策又何遇變機智不測如此令考公行
事乃知庭訓一出於公公之學益有體有用非拘儒淺
夫所可望生長兵間出其謀算以全邦族特餘事耳又
聞公嘗夢蔡虛齋先生縱觀其語録夢程伊川先生樸
以元賓消息之詩然則公之所契予烏得而量之也哉

郭君傳

郭君名文雄字鳴上山西介休人年四十以諸生貢入京師順治十五年授崑山知縣縣故劇難治其吏人多豪猾凡令至轍先進飲食玩好嘗其意徐以利啗之不中則又黨緣其親戚僮奴表裡為奸以是嘗得挾持令長短使不敢詰君赴官未至縣五百里吏人十數輩迎於道君知其意詐稱疾不起而自懷部牒間道行一晝夜抵縣守縣吏方會飲堂廡見一老書生儀狀樸野直上堂踞坐皆大怒叱逐之不肯去視其手中所持若文書狀迫觀之乃部給崑山知縣牒也則大驚互相推擠

仆堂下而前迎令者怪疾久不出伺得其故亦馳歸適至共叩頭請死罪君笑遣之吏愈恐不肯起乃諭之曰若所為我盡知之矣今為若計欲舞文亂法快意一時而身陷刑戮乎欲守法奉公飽食煖衣與妻子處乎皆曰欲飽煖守妻子耳曰果爾我今貸若罪後有犯者殺無赦耳吏皆涕泣悔悟終君任無犯法者視事三月縣中大治盜賊相戒毋入崑山境顧獨弗當上官意每上郡請謁歸輒鬱鬱數日不食因嘔血成疾先是江南諸郡縣每歲漕時衛軍暴橫朝廷廉得其狀勅郡議海漕百石加耗米十石著為令而軍益驕不肯遵脇取民間

至踰額數倍少不足則取糧戶榜掠之必稱意乃止他
令懦莫敢較君至戒民無得與衛軍相見而身自代民
輸納出入悉準部額不少踰衛軍怒欲中傷之摭其罪
又不可得會君病推官某行部至縣盡反其所為君聞
力疾起詰推官曰某與公共事此土奈何不為小民計
且漕百石加耗米十石
明旨也公不念百姓獸不畏朝廷耶推官怒語侵之君
爭愈力口中喀喀然血嘔不止良久疾不支扶歸舍竟
卒推官聞遁去吏民聚哭於庭發其橐敝衣數事而已
君早喪妻無子携姊子之官道遠喪不能歸縣人共買

地葬之馬鞍山之陽而立祠其旁歲時祀焉

贊曰余己亥春客京師邑人南來者言君死時民皆羅市往弔衢衣致奠及葬日他邑來會者數萬人吏民哭之如其私親又言君死後上官修宿憾以崑山缺舊餉若干欲逮繫其孤民聞之置櫃中衢代之輸納雖老嫗孺子亦以百錢投櫃中曰我不忍見郭公孤被囚辱也其得人心如此嗚呼世但言廉吏不可為豈其然哉余悲君之志未竟一二而齎恨以死又悲崑之民困於湯火久矣方得一人如君者而又天奪之速故為作傳俾後之君子有事斯民者覽予之文或有感而興焉

王台輔傳

王台輔鄞人也明太學生崇禎甲申三月聞都城破痛
哭告人曰我必死越數月果死先是台輔未死前飲食
起居皆如常時然遇人輙語以死人咸不信又冬之語
如故人更厭且怪或面誚讓之台輔曰吁我家尚有粟
吾衆敵國粟也不忍遺他人欲自食盡然後死耳語罷
復嗚咽不已一日遍辭鄉里曰我粟盡矣請就死乃駕
二小車悉載其生平書册服玩及酒數𤗪車上懸一纆
一奴子御且飲且行至象山謂御者曰止我死此里人
聞其將死疑信相半悉從以往至是無不欷歔累泣或

更携酒脯設生祭台輔皆為引滿盡歡大醉躍入羅遂死死三日有僧過山下大哭曰此即狂生死所耶語未竟若為所擊者趨入一寺伏地死於是里人又以台輔致為神云

葉子曰予見時人所作王生台輔傳病其冗亂難讀稍删正之明北都之變公卿大臣偷活草間者多矣台輔一書生可以無死而從容就義若此亦勇矣哉昔韓退之作羅池廟碑後人譏其語怪而予末載僧死事蓋仍舊文且褒台輔不欲沒其實也

夏翁像贊并序

余讀漢書紀楊王孫事當其存日預勑子弟異時必羸葬我使膚親土可以速化及晉有劉伯倫者益任情恣縱每出行令人荷鍤隨其後曰死便埋吾二子所行雖非儒者中正之道以視世之蠅營蟻附從役不休及其就盡猶欲深藏牢固為不可拔之計愚智則有間矣然予有疑焉王生固為老氏之學者方將以身為大患而速去之為幸乃猶諄切告誡慮及於形骸之化不化何哉伯倫之視其死可謂達矣然亦未免眷眷於六尺之軀而不欲使暴露故蘇子瞻為詩譏之云常怪先生死

便埋豈伊忘死未忘骸蓋指此也若景初翁則不然翁之言曰人之生寄而死歸也譬諸主人視駕於逆旅而已方其少懟則圖其安適焉有主人既去而為逆旅計久遠者哉吾見世之厚葬以奉死者何其慎也我死後其為珠襦歟玉柙歟萬人祖送歟投之水歟畀之火歟爲獸之啄噬而魚鱉之吞嚼歟均與我無與也我何庸心焉蓋翁之為人予知之知命而不憂樂天而無悶優游夷愉年及八十尚有嬰兒之色宜其見之超曠如此豈二子可同日而語耶一旦出其畫像請予題識予曰翁既幻視其身矣奚用此像為又奚用予之題識為翁

笑而不應他日又請予請之數四退而察其意若以予言爲必不可已者嗟乎王孫伯倫能爲高世絕俗之行而不能忘其區區無用之一身翁能忘其身矣而不能忘其身外無益之虛名是豈其中均有未能忘者也吾將復見翁而問之爲之贊曰

以爲今之人歟則其性情與行事尚非昔之高人奇士可偶而同者也以爲古之人歟則其狀貌與姓名又似世之兒童婦女可玩而誦者也嗚呼吾將與翁逃於真宰而遊於鴻濛康衢見之者忘其爲伯夷之隘而柳下之不恭